

“我们汉堡在德国北边，从这儿到南端的慕尼黑是八百公里，长城至少是汉堡到慕尼黑的三个来回，坐火车得四天四夜！”阿芬克劳特先生比喻完，雷奥和姐姐、妈妈一起惊叹起来。

阿芬克劳特先生最后还补充道，照片上的那个人是他在码头上的一位中国同事，叫王家甫，会德语，负责中国来船的卸货和入库登记，有时也为不懂德语的中国船员当翻译。介绍完照片上的人物，阿芬克劳特先生叮嘱还没有回过神的雷奥要爱惜照片，明天他还要还回去。

时光荏苒，最近两年，雷奥一家的这种快乐越来越少了。

在学校里，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德国人高声笑大声嚷，但雷奥一家不敢，他们生活得十分谨慎，或者说十分小心，甚至还可以说十分惶恐。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人。与过去不同，也不再会有德国人到家里来做客。但一个外国人常来，这就是父亲的同事王家甫。四十来岁的王家甫通常西装革履，不像德国漫画上经常看到的中国男人身着长袍马褂，戴斗笠，留长辫。王家甫说话细声慢气，说德语时略带有中国腔，但雷奥一家觉得新鲜亲切。王家甫的到来是雷奥最期盼的时光，因为家里终于可以听到笑声了。

雷奥问王家甫：“王先生，中国有童话吗？”

“中国没有童话，但有神话。”

“神话和童话一样吗？”雷奥问。

“有的地方一样，有的地方不一样。”

“讲讲，讲讲！”雷奥好奇地瞪大眼睛。

“一样的都是讲些马呀、猴呀、狼呀、鬼呀的故事。”

“那不一样的地方呢？”苏珊娜加入了进来。

“童话发生在森林里，神话发生在大山里！因为德国森林多，中国大山多。”

汉堡没有山，更没有大山。苏珊娜和雷奥对大山很向往，他们问王家甫中国的大山有多高，答案使姐弟俩很吃惊，“像你们这个年纪从山脚

雷奥一觉醒来，发现床那头躺着一个人。他爬过去一看，竟是两个月没有见面的保立，他使劲揉了揉惺忪的双眼，确认不是在做梦。在梦里，他几乎隔三岔五地会梦到保立、“猴子”和他那一帮犹太小伙伴在舟山公园玩“黑森林猎人的眼睛”的情景。

“保立，保立！”雷奥使劲摇动保立，保立“嗯嗯”了两声，继续转头睡去。

“师傅，师傅，保立来了！”雷奥大喊。

王家甫等四个人听到喊声，一齐来到了雷奥屋里。

雷奥“啊”了一声，呼腾一下从床上跳到了地上，扑进了潘姨的怀里。

“想我没有？”潘姨问。

“想，想！”雷奥大声回答。回答完这句话，雷奥眯溜一下从潘姨怀里钻了出来，重新扫视了一圈大人，急切地问：“我妈妈呢，她来了吗？”

潘姨听到孩子突然问了一句这样的话，她一下回答不上来了。

“雷奥，先洗脸吃饭，然后我告诉你妈妈的事情。”王家甫赶紧用德语和雷奥说起话来，一切都必须等娃吃了饭再说。

“好吧。”雷奥噘着小嘴说。

早饭，是四个大人围着雷奥一个人吃的，或者说是四个大人看着他一个人吃的。前一天夜里，潘进堂下到里屋洞里从小布袋内取了半碗白面，喜鹊发面给娃蒸了两个雪白的饼，蒸馒头的箅子下面还煮了一碗白米稀饭，米是这次王家甫从上海背回来的。潘姨从上海带回来的一洋铁皮桶中舀出一小勺油给雷奥煎了两个鸡蛋。鸡蛋盛在碟里后，潘进堂看到锅内还有一层油星，又让喜鹊炒了一碟萝卜丝，然后热气腾腾地端上了桌。

雷奥大口小口地吃了起来，这是他来到上蔡后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

“王先生，你们怎么不吃？”吃了一阵后，雷奥看着王家甫他们四个大人问。

春节快到的时候，八仙又一次从西甸回来了，不过这次他没能背回一袋红薯干，而是空手摸黑回了家。八仙不但手空了，嘴里也空了，三颗门牙不见了。两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但潘进堂知道。半夜里八仙正在火车车厢往布袋里装煤时，被巡逻的日本兵发现了。八仙跳下车厢就沿着铁路跑，身后飞来的子弹在耳边嗖嗖乱窜，一口气跑出四五里，最后摔倒在铁轨上。八仙的命捡回来了，但三颗门牙留在了西甸的铁轨上。

从此之后，八仙说话特别费劲，他老把“中”说成“冲”，把“红薯”说成“风书”。雷奥笑他，八仙对雷奥说：“这回俺的崔(嘴)变大啦，等恁个王八蛋将来有尿本习(事)了，给俺蒸一锅好面馍，俺一嘴能吃虾(仁)！”

雷奥说：“会噎死人的！”

八仙笑了，捂起豁牙嘴道：“俺一辈子当的都是饿死鬼，临死前娃就让俺做次噎死鬼吧！”

八仙不敢再去西甸，就跟着潘进堂敲梆子要饭。

八仙的梆子一响，潘进堂就扯起嘶哑的喉咙唱起来。潘进堂根据每个大户人家的年龄和从事的行当，潘进堂变换剧目，唱《对花枪》《三上轿》《宇宙锋》《春秋配》……

一次，潘进堂和八仙两个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这家人死了当兵的儿子，潘进堂唱起了《三哭殿》。一袋烟工夫后，对方的家门没有打开，潘进堂没有停下，喊得更加起劲：

李世民登龙位万民称颂，
勤朝政安天下五谷丰登。
实可恨摩利沙犯我边境，
秦骍马守边关为国干城。

.....

这一段唱毕，大门开了。门内，一对老人听得老泪纵横，门外，潘进

汤，潘进堂总是笑呵呵地说：“中，中，还是俺娃知道俺下地干活又渴又饿，糊涂解渴，窝窝头管饿。”

俩人吃过早饭，雷奥把锅碗洗干净后，便来到堂屋，说：“大，咱们开始吧！”

潘进堂唱一句，雷奥就跟着唱一句。

潘进堂做出一个动作，雷奥也跟着做这个动作。

潘进堂来一个“丁步”，雷奥马上一只脚跟紧贴另一只脚跟，走出了丁字形；潘进堂迈出的是“八字步”，雷奥即刻两脚跟并拢，脚尖向两侧方向分开，形成了八字形；潘进堂在堂屋中间来了一个冲掌，只见雷奥一手按掌于同侧前下方，一手端掌于肋前……三个多月的光景，雷奥学会了好几场戏的片段，掌握了不少舞台演出的基本功。

从第四个月开始，潘进堂教雷奥较长较难的唱段，两个人唱得口干舌燥后，不再练唱，而是改学动作。龙摆尾雷奥练了三天，兰花指练了五天，平转扇练了半个月，拧滚身则整整练习了一个月。最使雷奥头疼的是“泪眼”，一个月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掌握。“泪眼”是豫剧舞台上常见的一个表演悲痛心情的动作，眼半闭，含泪哀唱。如《铡美案》中秦香莲半抱琵琶演唱“接过这杯茶，两眼泪如麻”一句时，演员要先让泪水藏于眼眶，待唱出“泪如麻”仨字时，泪珠便夺眶而出，“啪啪”滚落下来。潘家戏班二十多人，只有潘进堂、喜鹊和马兰兰有这个绝活。

雷奥唱不出“泪眼”，潘进堂伤透了脑筋，到最后，他不得不拿出了他心里不愿使用的方法。

“娃，唱‘泪眼’时，恁别把自己当成在唱戏，而是把角色当成恁自己。恁看到剃头的老纪死时是什么个心情就按那个样子唱。”潘进堂说。

这一招果然奏效，后来雷奥唱“泪眼”时，老纪后脑和鼻孔汩汩冒血的情景立马浮现眼前。唱到最后关键的几个字时，强抑着悲伤的雷奥突然一声痛哭，泪珠哗啦啦流了下来，全然忘却自己是在唱戏。

后来，有一次，潘进堂生病，八仙、马兰兰和过去跟着戏班子唱过戏的人来到师傅家。八仙领着桩子在洪河里摸了半夜，抓了一条黄鳝，用

马车速度加快了，后面的人跟着跑了起来。

马车和人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时，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的潘进堂突然收了脚，站在马路中间，扯起嗓子大喊起来：

“娃，恁，恁听着，恁去吧，去了日子就安定了，恁在俺这儿整天过得提心吊胆，受了大罪，大和娘对不住恁，去了就忘了俺们这个穷地方吧！”

潘进堂周围的人都哭了起来。

马车上的人个个泪水潸然。

潘进堂没哭，他喊完这段话，突然仰起头，手里高高举起雷奥留给他的木海鸥，眼闭口张，用嘶哑的喉咙吼唱起来：

贼娃子，

听孤唱。

此一别，

天一方。

恁那日头起，

俺这月星晃。

期待有一天，

娃儿威武归，

大在村西头，

打起鼓，

敲起锣，

仰起脖，

吼一嗓，

升堂！

那个升堂！

升——堂！

.....

个外地人认作儿子，名字叫‘娃’，是村里一个叫八仙的人捡来的，是上海娃。除了这个娃，村子里几十年迎娶的都是女媳妇，再没有来过外村男性。老人说，这个娃在村里待了估摸三四年，那时不是打仗就是旱灾，村里人串门少，来往得不多，但村里人都很喜欢这娃，懂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娃就跑了，从此再没见过他。老人还笑着回忆起一件事来，有一年，他大与姓潘的戏班班主带他们四个孩子去县城买缸，那个叫‘娃’的还替他大多‘买’了一口小水缸……”

读到这里，谢东泓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雷奥千真万确就生活在别津村。直到如今，村里人仍然认为那个懂事的娃是上海娃，不是外国娃。

谢东泓知道，自己离令他魂牵梦萦的雷奥越来越近了。

谢东泓继续读信。

“您要我们打听一下村子里几位村民的下落，他们的情况大致如下：50年代，八仙已经干不动庄稼活，天好时，白旗不敢举，就戴着黑眼镜装瞎子一个人去县城魁星楼下替人算卦；天阴时，就袖着手和潘进堂一道蹲在村西头那棵歪脖皂角大树下，从早到晚两人讲不上几句话，四只眼睛半闭半眯着西边马路上的动静，村里人都反映，这两人对来往的女人不感兴趣，对路上行走的陌生人总是瞧了又瞧……60年代搞‘破四旧’和‘立四新’，八仙被作为反面典型接受批斗，游过三次街后大病一场，最后死于家中。坟地与儿子桩子挨在一起。

“潘进堂的情况是，解放后村里重新组建了业余豫剧团，那时他的嗓子彻底坏了，不能登台就没被选中。但听村里的老人讲，剧团走到哪，他带着干粮就跟到哪，剧团里有几个演员过去是他的徒弟，每次戏后吃饭时，都会偷偷塞一个或半个白面馍给戏台后的他，接白馍的手总是颤抖不停。60年代初，剧团演《狸猫换太子》，他场场不落，每次都搬个凳子坐在戏台最前边，边看边哼，边哼边哭……潘进堂死于1975年8月豫南的一场大洪水。那次，当洪水从村西头涌进村时，男女老少都往村东头高高的土岗上逃，但谁都没想到，快跑到土岗边的潘进堂突然往回跑，他舍

毕飞宇（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每位作家一辈子都有一部命运之作，《推拿》是我的命运之作，《远东来信》可能就是你的命运之作。

姜锋（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使）：

你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作品感人至深，波澜壮阔，用国际化视野讴歌了中华民族的无疆大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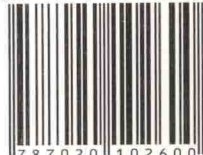
屈雅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学教授）：

看完作品初稿，哽咽许久，这是一部史诗性作品，是献给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一份厚礼、一份大礼！

杜海（扬州作家协会主席）：

过去看过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如《金陵十三钗》《拉贝日记》等，都是美国人、德国人救我们同胞的故事，现在终于看到了一部具有国际视野，彰显我们中国人善良大爱的催人泪下、令人自豪的文学作品！

ISBN 978-7-02-010260-6



9 787020 102600 >

定价：36.00 元